



【拒绝流行】手艺碾压网红

当各平台各行业网红当道，抬头看广告牌，低头刷小屏幕，都是一张张精致美丽的网红脸。作为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，说实话，越是网红，我越不买账，能不能有点儿技术含量？所以我看到有平台推出首个“手艺直播”频道，让发型师、健身私教、宠物美容师、传统糕点制作师通过直播去炫技，销售纪录一再刷新时，我大大地点出了几个赞！终于可以不用看网红脸了，拼手艺吃饭，用手艺征服大众，这是对手艺的尊重，对劳动的尊重，也是对用户的尊重。虽是毫米技艺，却是上头功夫！别开生面酬客，永驻青春慰红颜。——100多场手艺直播，就是100多场舌尖上的中国、指尖上的中国、手心上的中国，这些手艺绝活儿，才最应该成为网红。

这些手艺与“口碑做了么”合作直播，还真是应景，有一种深刻的文化隐喻。民间有句俗语叫：荒年饿不死手艺人。手上有个绝活，就不会饿着，将一门手艺玩足，匠心出品，有了好口碑，就应该成为网红，受到远超网红的追捧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“口碑做了么”推这些手艺直播的初心。

看到这个直播，我想起了儿时记忆中常逛的庙会，多热闹啊，捏糖人的，耍杂技的，理发师磨得

光亮的剃刀，唱戏的，烤肉串的，爆米花的，现做糕点的，不仅是一场口腹盛宴，一个小镇的社交机会，还是一种文化的传承，传统就是在这种耳濡目染中得到流传。现代性让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，庙会似乎已经成为记忆，很多传统的手艺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文化习俗，也随着传统庙会舞台的消失而濒临消逝。

互联网平台是传统的敌人吗？靠着一门好手艺，还能养活自己吗？这个手艺直播，给出了令人欣慰的答案。传统的庙会没了，熟人社会中靠走街串巷和熟人老主顾支撑的传统手艺，虽然失去了像庙会这样的舞台，但有了网络这个更大的舞台。手艺人在这里赢得他们的粉丝，手艺在这里获得新生。双十一，其实真是地球村在数字化时代的庙会啊，当然应该给手艺人应有的“摊位”！

德波说，现代社会的消费景观是，买的不是牛排，而是牛排的滋滋声。手艺直播传布的平台景观也是如此，表演的不仅是美食的制作，让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之外，还有文化、匠心和对劳作的赞美。在这样的直播中，没有什么怀才不遇，只要有真的才艺，必然能找到自己的用户。乐见这些手艺人能够碾压那些网红，靠手艺而红，红就要红得有技术含量。真的，看到手艺人的热度在这里能超过网红，匠心得回报，我觉得很安心。

黄维樑
香港学者、作家

【含英咀华】“雅”啊！潮剧和百合团

深圳最近获得大使命：要建设成为全国的“先行示范区”。深圳已有多所大学，有多个书院，每年有“读书月”，有多个高规格的演艺场地，演艺活动愈来愈多；在文化方面，自然要显得更辉煌、更“先行”。试看西方一城市如何因文化而鼎盛：两千多年前，雅典和斯巴达都是希腊的名城，雅典名气更大，因为它的哲学文学戏剧艺术等，都比斯巴达优越。

略述所观的深圳一二演艺。广东潮剧院一团的《张春郎削发》，我日前看了，其佳胜处在预定期之上。旧时看过《陈三五娘》《苏六娘》等传统潮剧名剧，《张》在编导演服饰布景配乐各方面，水平甚高，一新耳目，可说是新潮剧，或谓青春版潮剧。我是潮汕人，力求不主观地说，潮州音乐比京剧和粤剧的配乐动听；其二弦音色甜美，好比潮州名点“绿豆爽”。

《张》故事夸张有趣，从靓美嗓子出来的唱词和对白，亦雅亦俗。高雅的部分蕴含古诗文、俚俗的部分，地道的潮语令我听得非常怀乡。美丽在潮语怎么说？是“雅”。

十月我又听了“多民族童声合唱音乐会”。节目缤纷多元，最令我惊喜的是深圳高级中学百合合唱团的演出。多年前我曾为维也纳儿童合唱团音乐会的听众，其出色无愧于音乐之都的令名。深圳“百合”团员的年纪比“维团”稍大，而其音质之优，二部合唱之清亮圆融，指挥胡漫雪之秀雅，好像要致力把深圳也推向东方音乐之都的高位。“百合”声之外，还有色之美：团员线条简洁的深红色服装，配以指挥的湖绿色，真“雅”啊！

深圳的城市建设和科技创新等硬实力，已闻名遐迩；文化软实力的加强，使城市更文雅化，努力向雅典看齐，深圳“雅”啊！

胡沫
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

【别处生活】信任代理

为了不让自己的信任被辜负，我们设计了复杂的问责制形式。这些形式可能对第三方有用，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判断投放信任的方向通常更重要，也更简单。我们大都在相关事务中寻找可信度的数据，包括能力、诚实和可靠性。

我们信任那些费心费力地提出了回答问题的医生，那表明他们了解问题所在，并且会解释可用治疗的局限性。我们信任那些愿意为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和消息来源，并在发现错误时及时发声更正的记者。我们信任面对产品提出准确声明的企业，期待他们在出现问题时提供有效的投诉程序。我们信任能够解释自己在做什么、听取父母和学生意见并向他们提供清晰反馈的老师。我们信任能够直言不讳，不承诺自己无法交付的东西，以合理谨慎的成为明智的信任的投递及拒绝。

成为一个有效的信任代理，存在数个要素。首先是多次接触，建立情感纽带。其次，学习成为多个网络的核心，也就是超级链接者。第三，牢记“所有的知识都是词汇”，要融入对方的语境，讲述和学习对方可以理解的语言。

【生活速写】港青看台湾



11月11日早上，90后的香港青年H君发来微信说，今天香港大乱，捷运全面瘫痪，很多商店关门，公路上堵车堵得很严重，科技大学已全面停课，很多陆生和内地教师的办公室也被闯入大肆破坏。之后，他又传来一张打印着理工大学字幕浓烟笼罩的电视现场截图，解释说他们校园最有代表性的大楼的大展厅，也成了学生破坏的首要目标。现在不能确定展览能否如期举行。就算展出，展板被拆毁的机会其实很大……

H君所说的展览，是定于11月20日在香港理工大学开幕的“反殖民与光复——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图文展”。就在香港乱象不断升温和发展的暑期，他来到我居处的农舍，找我谈香港乱局及其出路问题。可我对香港没有研究，也就只能听他怎么说了。他认为，香港青年今天所谓抗争之所以是错，并不只是因为其失控的暴力和虚伪的说辞。更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是基于扭曲的社会想象与错误的世界观。这也是他找我的目的。他希望能到香港举办台湾的反殖民图文展，从而藉由“他山之石”的突破之后，团结更多的香港青年，举办关于香港殖民史的图文巡回展。

他指出，一般港青总是说不清楚英国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历史而流于臆想，以致对英殖时期的认识都是基于抽象感觉而非实际史实。他认为，这跟台湾一样，只有通过真实的史料呈现，才能让人们认识殖民地时期的真正面貌。他强调，身为港青，他从日据时期的反殖民斗争所看到的台湾，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“孤守一隅”的“鬼岛台湾”，而是一个身处风雨之中仍然与汉语族群、东北亚洲甚至世界交错关联，无处不充满着丰富内涵的“大于台湾的台湾”。

香港的展览终于还是因为乱象恶化而不得不延期举行了。H君来信说，还会在适当时机举办的。他知道面对政治的干扰，学院的冷感，尤其是原管治者垄断美化的话语，梳理殖民历史是异常艰巨的任务，但这是香港青年走出当下困境必须做的基本功课。隔着海的我，当然也要力所能及地促成。

【昙花的话】纵容



阿婆孙祖三代去澳大利亚旅行，回来后，生气地忆述发生于旅途的一桩琐事。她们租自行车，途经一个橘子园，树上结果累累，地上也掉落了好多，一片金光灿烂。阿婆和婆母信手捡起两个，尝了，甜入人心。她的婆母说：我们捡拾一些，在旅途中吃吧！”阿婆说：“好呀！”心想：“就算我们不捡，也会腐烂在地的，我们是在挽救物资啊！”她们捡拾了二十来个橘子，把袋子装得鼓鼓囊囊的。女儿楠楠闲逛后返车上，看到橘子，问起来源，阿婆说：“地上捡的。”楠楠又问：“这钱了吗？”阿婆说：“周遭没有农舍，上哪儿去还钱？再说，我们又不是从树上摘的，是地上捡的呀！”楠楠说：“不行，这些橘子不是野生的，一个也不能捡。”在她的坚持下，婆媳俩只好把那一袋橘子送归大地。阿婆叹气：“真是暴殄天物啊！”众人七嘴八舌地说，楠楠这孩子太不懂事了，掉在地上的橘子，拿不拿嘛，哪来这么莫名其妙的规矩。又有人说，楠楠太傻了，东西掉在脚边都不要。这时，我忍不住开口了：“楠楠是个难得的好孩子。不告而取谓之窃，楠楠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严于律己，体现了真正的好修养。”众人噤声，陷入沉思。

楠楠教会了长辈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，都不要纵容私欲。

最近，我和女儿去乌干达旅行，到一个朴实的农村去逛。我们一下车，便有十多个孩子围拢过来，眸子里满满的都是乞求。我掏出零钱分给他们，他们笑，我也笑，大家乐成一团。

事后，女儿严肃地对我说道：“妈妈，你这样做，等于给孩子们灌输了错误的价值观，以后，一看到游客，他们便知道，只要伸手，钱便到手。小恩小惠，是表面的仁慈，但却是价值观的蛀虫。”

言之成理，许多人投诉说在贫穷国家里乞儿如蚊附体，那都是由像我这样的游客纵容出来的呀！

父母和子女之间，进行的是双向教育。

【横眉热对】画下来很难



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

不仅儿童无法画出他所看见的对象，成年人其实也一样，明明看见了，可就是画不出来。在这里，儿童和成年人的区别只有一样，那就是，儿童不断地尝试着去画，成年人却绝对不再画，儿童不断地涂抹，然后不断地受挫，直到换了另一种玩法，才停止这可怜的游戏。只是，从此以后，逐渐长大的儿童就再也不会去涂抹了，因为，只要他一涂抹，童年挫折就会倒海翻江般地折磨着他，让他永远也不再去碰涂抹这事。所以，成年人是否肯定不去尝试的，他们的反应直接简单，那就是，不会画画。

看见对象，对眼睛来说，是一个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过程。但是，要把这看见的如实描绘下来，却要学另外的东西。准确来说，就是要学习绘画技巧。比如，明白一切物体都必须在光线照射下才能被看到，但如何被看到？现在的老师总是说，光线下的所有物体，均呈现出受光面、背光面和投影这样三个调子，同时，在受光面和背光面之间，必然有一条明暗的交界线，在投影之中还会出现反光。这就是素描中的“三大面五调大”，学生要花很长时间才能逐步学会这样去分析和观看，一旦掌握，就知道如何在平面上画出立体的物体。当然，这是西方的系统，是写实主义的画法。中国传统可不是这样画的，我们是的老祖宗讲究的是笔墨，是浓淡干湿的变化，是纸笔墨水的巧妙配合。我们从来都不画明暗，从来拒绝那一套符合视网膜观看世界的规律。我们有我们的办法，同样创造出伟大的艺术。那么，笔墨如何训练呢？没有捷径，只有功夫，那就是练习，从双钩到填红，再到对临，最后是背临，离开的标准仍能乱真，一写就是王羲之再世，让人惊叹。

不管东西方有何差别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，那就是，看归看，画归画。看见一件事物，一看就是全貌，就是整体。但是，画却要分割，把整体分成若干部分，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来画。写实的，先学解剖，再学结构，次学明暗，最后达至完美，终于画了真的画，让外行看了，以为看见了真的一样，惊讶加敬佩。非写实的，今天叫做写意，先练习线条，学着分辨好的线条和不好的线条，累积到一定程度，恍然大悟，说，原来这就是笔墨！外行的看了，惊呼古人下凡，传统再现，崇拜加下跪。

大家想过没有？学习绘画，不管写实还是写意，其实看和没啥关系。反正学到了手了，能写实的，或者能写意的，早就忘掉了自己最终看到的物体，看到的自然。写实看到的是明暗层次和秩序，写意看到的是笔墨功夫。

可见，画下来很难，很难！

【不知不觉】沉湎于书香的喜悦

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社副主编

即使立冬节气过了，江南依旧暖阳融融。近年此季，都会和大学同窗常游，阳澄湖的大闸蟹也膏肥味美。一踏入常熟，便觉这个地域的景和人，都是安逸而淡定的，比如陈寅恪先生《柳如是别传》里的柳如是和钱谦益的墓丘，隔着一段距离望去，就在路旁的树林掩映中，非常朴素。

这次在常熟博物馆，看到了从国家图书馆借回“铁琴铜剑楼”捐献的几部古书展出，宋刻本的《史记集解》和元刻本的《广成先生玉函经》及清刻本的珍貴古书。

铁琴铜剑楼位于常熟古里镇，虞山脚下，琴川溪上，铁琴是唐代遗物，传说在高山上抚琴，可以声闻三十里，铜剑的年代则更为久远，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，为吴王铸剑的常熟莫城。铁琴和铜剑相遇，这幢民间藏书楼，便有了“铁琴铜剑楼”的美名。瞿氏先祖从清乾隆年间开始藏书，与山东聊城杨以增“海源阁”、归安陆心源“皕宋楼”、钱塘丁、丁丙“八千卷楼”齐名，合称清代全国四大藏书楼。历经五代人，200年间，藏书、抄录、校跋、刊刻、护书。

和其他藏书楼将孤本善本书藏于高楼不同的是，他们把第三进楼下设为读书处，并提供膳食。许多学者前来看书。翁同龢也到此里读过书。我还听说这样一个故事：1860年某次太平军冲到藏书楼前时，瞿秉清焦急地大喊：“军中可有读书人？”他对太平军将领说：“我的身后只是一座藏书楼，满屋的古籍，在军中无用，希望你们能够善待它们，留下古书，留下文脉。”太平军将领被瞿秉清的话感动了，他解下头巾，系在门环上，以阻止其他人进铁琴铜剑楼。从咸丰十年至同治二年战乱4年，瞿氏兄弟将铁琴铜剑楼藏书七次大迁移。直到1863年，太平军撤出常熟，古里小镇恢复了平静，铁琴铜剑楼的藏书，才终于安然返乡。

宋刻本《广成先生玉函经》，是稀世罕见的医学古籍，海内外孤本，除了铁琴、铜剑之外的第三样镇楼之宝。《广成先生玉函经》在被瞿家收藏之后，战乱中和另几部书一起，被太仓鹿河一小人以收购棉花的旧账册偷换并旋即逃往上海出售。第三代瞿秉淵、瞿秉清兄弟俩为此悔恨、心痛了一生，临终还遗命子孙：“如遇旧物，虽破败之不为也！”

1901年的一个夏日，第四代瞿启甲28岁，接到老师陆鼎川先生来信说：“在城中书肆看到《玉函经》一卷，好像瞿家旧物。”他立刻撑舟入城寻到宝书，并将它重金购回。

1940年，瞿启甲临终前遗嘱交代：“书勿分散，不能守则归之公。”1950年，瞿氏第五代将藏书全部捐了，分别存于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常熟博物馆。

瞿氏以民间之力，做着如此伟大的功业，也让后人如我们，沉湎于亲书香的喜悦里。

湾区文艺评论

2019年11月17日/星期日

E-mail:hdzk@ycwb.com /副刊编辑部主编

责编 吴小攀/美编 夏学群/校对 周勇

A7

黄文辉：被羁押在语词的密林

文本
在面书的年代谈写诗

□黄文辉

这是个面书(Facebook)的年代，这是个微博的年代，却绝不是个诗的年代。

诗主抒情，诗却不流行，难道说我们这个时代不需要抒情了吗？不，恰恰相反，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抒情了。压抑变态的都市生活，使每个人都神经兮兮，人人都说压力大，要放松，看看那些心灵鸡汤类图书的走俏，看看那些都市人一放假就往外地去旅游，你就知道我们的社会多么需要情感的安慰与宣泄。

既然时代对抒情有如此大的需求，那么诗应该当时得令走红走俏才对呀，为什么竟然落得变成仓底货滞销难售的境地呢？因为，人们通过另一种诗的形式来抒情了：流行歌曲。

很多年前我就说，一百年后的人来研究我们时代的文学，其样本可能不是什么严肃诗人写的诗，而是流行歌曲的歌词。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，中国诗传统就是歌，什么诗经楚辞汉赋宋词元曲，其实都是歌词集(文人按律填写的另计)。既然我们文学

印

象
一种“很黄文辉”的风格

□李展鹏

辉应该活在每一刻都是巨变的五四时期，我几乎可以想象他上街呼“德先生、赛先生”的檄文；辉应该属于二战时的法兰克福学派，我几乎可以想象他逃离德国后继续批判文化工业的愤怒；辉应该诞生于嬉皮士时代的旧金山，我甚至可以想象他留长发上街反战的样子……总之，辉无论如何不应活在消费主义的廿一世纪。

辉

知

识

分

子

文

学

人

文

集

名

为

不

要

怕

，我

抒

情

罢

了

，

但

解

脱

离